

文 學 叢 刊

字 心

盧 劍 波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字 心

波 劍 虛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三元

心 字

著波劍盧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漢口交通路
一二四號
五一四號
八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鱗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李健吾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方敬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詩歌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目 錄

第一輯

寂寞·····	三
壬午新歲·····	四
芭蕉·····	九
居甫之死·····	一四
新春·····	一六
一種生命的步調·····	一九
夜思·····	二四
驚蟄後·····	二八
爲了一個幼小者的夭死·····	三一

春信·····三六

所思·····三九

窗台前·····四四

憶舊·····四八

中秋後·····五一

晨·····五四

第二輯

生命的歡樂·····六一

生的「門檻」·····六五

心之訴·····六九

冬日夢·····七五

在假中……………七九

心字……………八四

生活雜什……………八九

生活雜想……………九五

第三輯

題……………一〇一

談「夢」……………一〇九

第四輯

塞根先生的山羊……………一二一

後記……………一二九

第

一

輯

寂寞

一點點的星光，在一個人的頭上，那距離是要以若干光年來計算的。他不向他們打招呼。那星，也是寂寂寥寥，看似和牠的同輩相近，其實彼此是隔得甚爲寥遠的。

牠們都是紅的顏色，但誰知道，在上面積了多少厚的冰雪啊！

基督最後的晚餐，猶大也同在的。而基督眼中似乎不曾有火，口裏也沒有詛咒了。是『人子』的命運啊！連彼得也要三次不承認和他相識了。

當浮士德被決絕於瑪甘麗而逃出監獄的時候；

當麥非斯特眼睜睜望着浮士德的魂靈被天使們攜舉上天，而被一大羣魔鬼拱衛着的時候；

是偉大的寂寞啊！是無比的寂寞啊！

壬午新歲

「營營青蠅，止於樊；

營營青蠅，止於棘；

營營青蠅，止於榛；」

現在，滿天都是雪花，那麼輕捷地，飄颻地，忽而上舉，而終焉止於可止之處。又豈只止於『樊』於『棘』於『榛』？一開窗，更止於人的眉梢，人的鼻尖上來了。

那是白亮亮的，白蠅啊！成羣，卻沒有行列，並不突然來襲，而是那麼地紆徐自得，那麼氣派。說，『來了，怎麼樣？』實在，那麼便答道，『來了麼？倒不是意外的；就請便罷！』……

從一·二八回到四川以來，看見這樣的大雪，是第二次。差不多十年了。

雪，固然是難見，而人卻是生活在寂寞的雪地裏樣。雪地裏的寂寞，比愛羅先柯君之寂寞之感更不同吧？所謂冷暖也者，實在在暖中更能體覺得冰人心的冷意。是人間？所謂在被殘害被踐踏的命運的相同裏面，會使人忘去小我的私利私害，忘去了由此而生的憎怨，團結得更緊更熱，這可是事實麼？而我卻仍然看見相反的啞劇，而所謂人的解放也者，豈竟終於是不可能的麼？抑是在不可想像的遼遠的未來呢？

在大雪天裏，更顯得光明，是銀色的月光似的白亮，是那麼令人感到一種不切實的夢幻……

在大雪天裏，儘有年青人搏雪拋雪的哄笑聲，可是總比深夜裏還覺得悄靜。似乎聽得見片的雪花落在草上，葉上，屋瓦上，地上的聲息，調和着將涸的溝水的潺湲，是天地之心的太息啊，是『人類』那貫穿過去現在未來的人類的幽靈的鳴咽啊！

四

雪點點地積起來，巧妙地繪成了一幅美妙的『宇宙的夢』的傑構。人在圖畫中，人在夢幻裏。像美化了生長着刺的蒺藜一般，人間的醜惡卻被銀色的幕遮掩在底子裏。幕一拉，人從夢裏醒來，那景況是不堪設想的。

不要說牠會消抹了世間的坎坷，將殷碧的血化成瑪瑙，將晶瑩的淚化成明珠，牠連我心上的創傷也平復不起來，更劃破那瘡痍刺進比牛毛還細的透澈心骨的針刺……

但心還比雪朝更悄靜，牠不哭了。牠吞下了淚，來滋養牠自己。

五

一連串的爆竹聲，是一種慶賀麼？是一種告白麼？是告白『生住異滅』之新的一環之『成住』麼？是此一『成住』對於彼一『壞空』之驕傲麼？之憐惜麼？而爆竹——爆過了，也不再爆了！

人的心花爲一對紅燭開了！我不期然而然地記起『洞房昨夜停紅燭』的詩句，更彷彿聽見有人在反覆吟哦這句似的，然而『如此星辰』定非『昨夜』啊！

我記得黃仲則有這麼樣兩句詩：『馬因識路翻疲路，蟬爲吞聲更有聲』而人之喜歡紅紅的蠟燭也者，不會因爲牠的『成灰淚始乾』而當其未成灰燼之時，血和淚一齊悄悄靜靜的流罷？

六

在熱鬧中，我更如置身沙漠，有人的心在和我心合着一樣的旋律而搏動麼？
我的世界逐漸的縮小了，慢慢的長起了堅硬的殼，於是我便像蝸牛一樣的躲進我的世界裏。

對於蝸牛的殼，蝸牛是主人；

請不要以客心的寂寞來訶責蝸牛罷，

牠實在在陌生的世界裏啊！

一九四二，二十八補記。

芭蕉

窗外有芭蕉：長的兩株，短的一株，最小的兩株。春來了許久，我耐着性天天等着牠們抽出蕉葉來。每天早晨，打開窗子第一眼，便貪想着這種歡喜。後來，除一株大的外，都果然長出寬大的葉子來了，——不只有涼意，尤其感人的，是那生意。

可惜的是一株終竟槁然禿立，更也不傾倒。像是傳奇上說的有志未遂，便屈死在疆場上的英雄那樣。其餘的幾株，平均每星期長出一張葉子。起先是黃綠色的鎗鋒，那麼出人不意地在清晨突然挺露出來，而在頭一天傍晚時分，連一點消息也不透露的。其後，慢慢地便一秒一絲一忽也從未停息，更不給人的眼光捉着地向上長。總而言之，出人不意地抽長了，像一桿長鎗，像一柄刀，然後像一柄煽熄炎蒸之氣，而使人生意蔥蘢的扇子。新鮮地，肥肥地，厚厚地，像剛半歲肥胖的嬰孩。

然後，更濃碧了。是壯年了。於是，被風撕，被雨打，被蟲篆，剖成絲絲折斷了，偃偻如駝背，而仍默默活着，望着幼少者的出生與成長。有時也和風風雨雨，叫號幾聲，呻吟幾夜，第二天早晨推開窗子，卻仍是那般寧謐而沉着地活着。

而對於那一株槁然木立的，我終於耐不着性子等了。我不能替牠拔出新芽來，但我總想試探牠是否還有生意。有一天，我用刀在牠周圍先畫了個圓，然後切去三四寸左右，看，是半腐了的新葉捲樣，只有一股熱騰騰的氣在手上感到。我真廢然了。有一天，我問小工老康：

「這根芭蕉，爲什麼不長葉子呢？」

「快要長出來了。」

我也不復往下問。這樣，又等些天，那另一株已經前後左右開展了四扇或五扇葉子了。連幼小的兩株，雖屢受頑童的摧殘，仍毫不胆怯地伸出頭。一天，我又問了：

「爲什麼總不長葉子來呢？」

「去年開過了花的。」

我默然。心想，開過了花，難道不結果便放心地死了？芭蕉的花和果，我記得我年青時候也看見過。那是不很好看，而有一股悶人鼻子的氣味的花，而果實，在形式上像芭蕉，卻沒有滋生的能力的。但又想：這蕉榦不見萎倒，也不見發黃，難道牠也眠息起來，像蟄蟲一樣？

推開窗，牠總像一根煙囪，也像一根永遠不再掛旗子的旗杆。在眼前那麼不調和，不愉快，至少也是將死的氣息了。於是，一天，我毅然叫老康提起鋤頭，齊地將牠鋤去。

也許明年牠會從根上再抽新芽，那會給人以一種說道不出的喜悅呢！
爲了那兩株幼小的，我真盡了不少的心。

牠們比大拇指粗不了好多，離地面不過兩三尺長，清癯瘦削，剛剛長出一片嫩葉，還不會開展到四分，已被校鄰的幾個孩子們來掐下了，又撕扯在地面上。那一羣